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冷月清風

清 代 卷

趙 伯 陶 著





中華書局



中國歷史寶庫

□ 主 編：柴劍虹
□ 叢書策劃：鍾潔雄
□ 責任編輯：盧建業
□ 美術構成：Media

冷月清風——清代卷

□

著者

趙伯陶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5F 2樓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

版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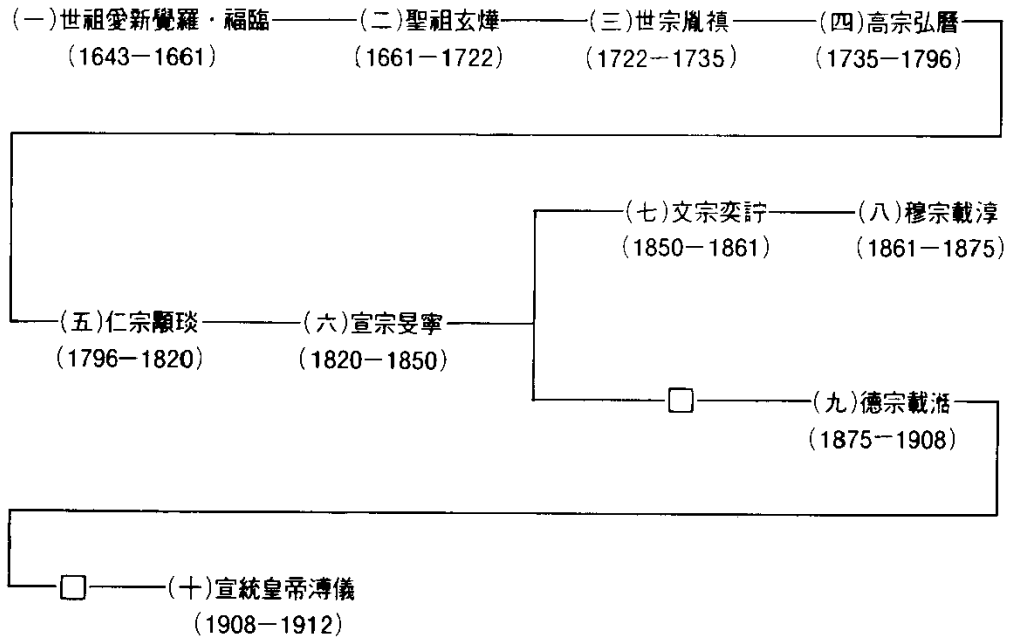
1992年10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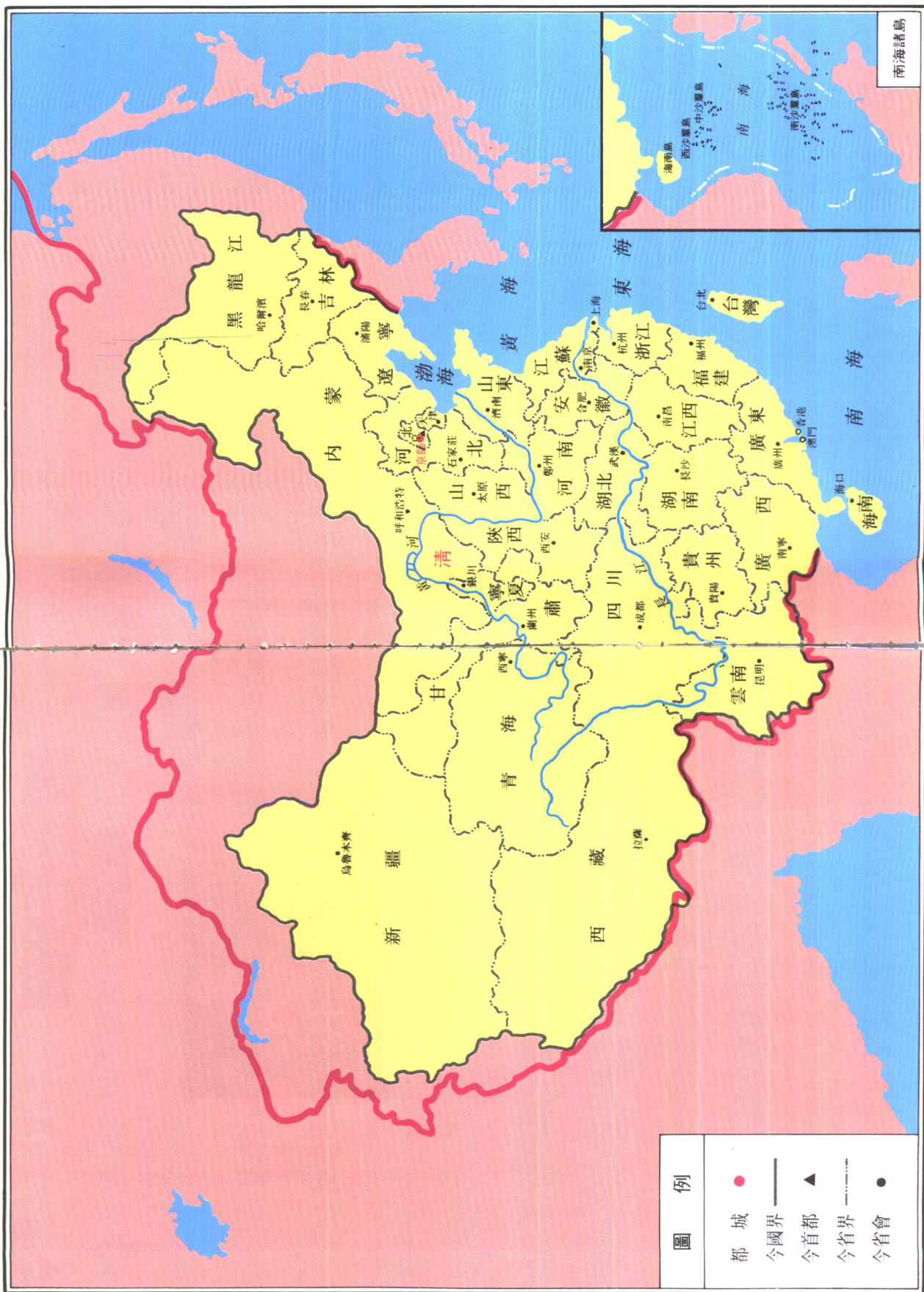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73 5

清 帝 系 表



清代疆域圖(18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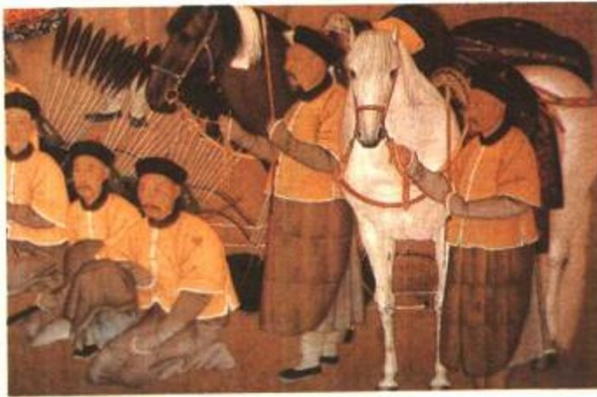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清代服飾

滿人的服飾，基本上與傳統漢族服飾不同。清代服飾，男子以馬褂，女子以旗袍最具代表性。



清代琵琶襟馬褂



隨皇帝圍獵的
扈從大臣
穿着黃馬褂

馬褂非常短小，袖子僅及肘部，衣長不過腰部，輕捷便利，特別適宜騎馬時穿用，所以叫作馬褂。馬褂有對襟、大襟和缺襟等幾種。對襟馬褂經常被當作禮服穿用，其中尤以黃馬褂最爲尊貴，不經皇帝特別賞賜是決不能穿的。馬褂在清代十分流行，無論貴賤老少，都常常穿用它。

旗袍，是滿族婦女中頗為流行的一種長袍。到了民國初年逐漸演變為漢族婦女主要服飾之一，直至今天。清代的旗袍，最初極為寬大，腰身為筒式，後來逐漸變小。旗袍的式樣，一般是圓領，右衽，領子有高低兩種。袖、衣襟下擺處鑲有各色緣邊或花邊為飾。袍上繡有各種花卉、蝶、蝠等吉祥圖案。旗袍有：單、夾、棉、皮之分，按季節而不同。袍色一般以淺淡為多。在旗袍外還常會加穿一件馬甲，以大襟和琵琶襟式樣居多，色彩豐富，成為衣着中主要的裝飾部分。

晚清旗袍



穿旗袍馬甲的
清代婦女





歷史現場

北京城

北京為清朝國都，在其統治的二百多年間，興建了不少氣度宏偉的建築物，其中不少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辟雍，建於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位於國子監（全國最高學府）的中心，是清代皇帝在國子監講學的地方。

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建成的雍和宮，原本是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居所。雍正死後，曾立其影像在內供奉，部分地方亦供喇嘛誦經之用。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改為喇嘛廟，至今仍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廟。

雍和宮正門牌樓



國子監辟雍（北京）



北京孔廟，元朝年間建造，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因為升孔子為大祀，故將大成殿大事擴建。大成殿為孔廟的正殿，殿前的月台，是祭孔的場所。

太廟，原建於明代，清乾隆

元年（一七三六）大加修繕，成為今天的面貌。

太廟是明、清兩代的皇家祖廟。以眾多的古柏著名，皆有數百年的樹齡。



太廟古柏

孔廟大成殿（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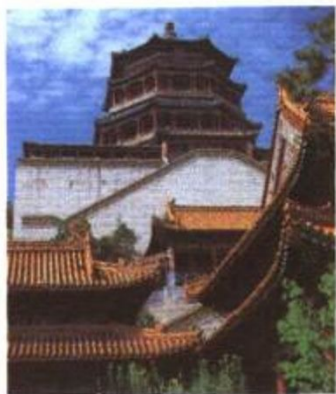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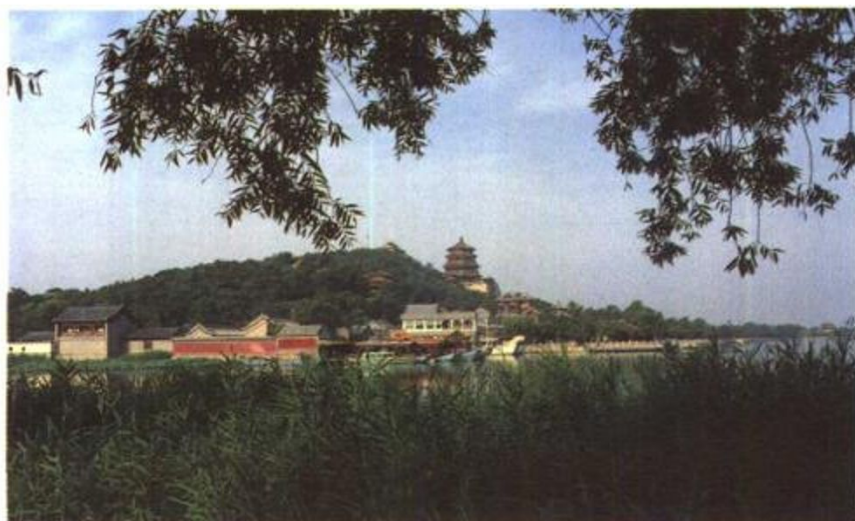
頤和園

頤和園位於北京西郊，是現在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行宮御苑。頤和園的前身清漪園，是一七五〇年由乾隆建造的。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聯軍燒毀。慈禧於一八八八年挪用海軍經費重建，改名頤和園，並長期居住於此。全園有不同形式的建築三千餘間，其中位於萬壽山前山的佛香閣，踞山面水，氣勢宏偉，是全園的中心建築，亦為頤和園的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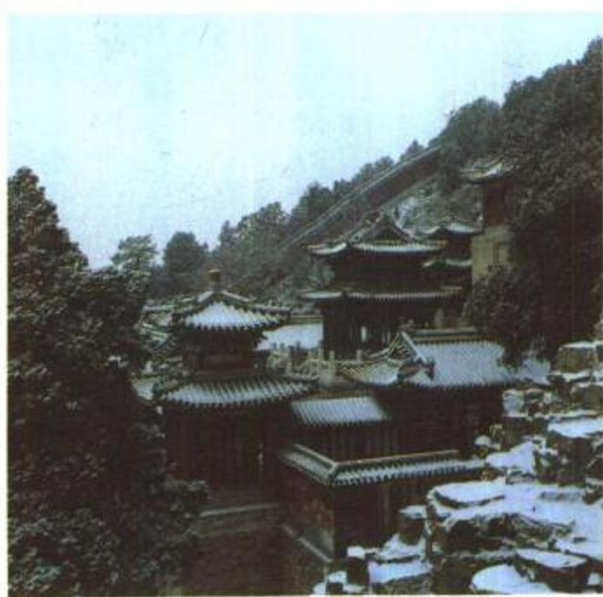
佛香閣

頤和園全景





頤和園後山景色



頤和園銅亭



歷史現場

敕纂圖書

《古今圖書集成》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與乾隆都曾大規模修書。

中國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始修於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三年才最後完成。全書分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

等六編，共一萬卷，五千冊。《四庫全書》是

乾隆時修纂的一部大型叢書，編修時間達

十年之久，參與纂修的有三百六十餘人之多，總計

收錄圖書三四七〇種；合三萬六千餘冊。《古今圖書集

成》和《四庫全書》保存了大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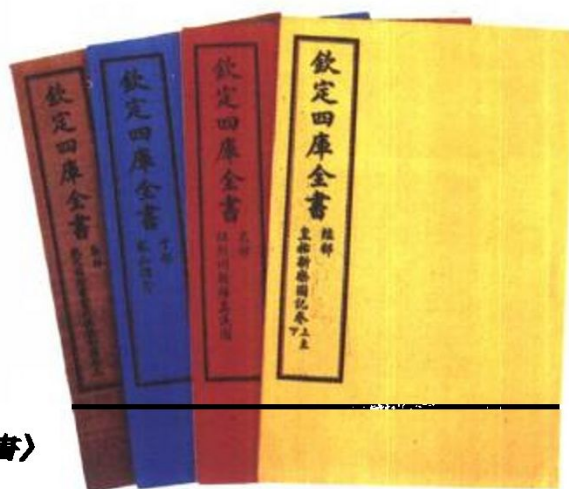
典籍，有很高文獻價值。但清廷在修書時，寓禁於

修，將不利於自身統治的圖書大

量銷毀或刪削，又撰偽作摻入其中，對古籍也造

成了一定的破壞。

文瀾閣
(浙江杭州)，
收藏了其中一套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歷史現場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在一六〇一年由清太祖努爾哈赤創立的。其制是每三百女真壯丁編成一牛
 录作爲基本單位，五牛录爲一甲喇，五甲喇構
 成一固山（滿語稱「旗」爲固山），用不
 同的旗色加以區分。最初只有黃、藍、紅、白四旗，
 隨着滿清勢力的壯大，後來又增設鑲黃、鑲藍、鑲紅、
 鑲白四旗，合爲八旗。八旗各有旗主
 叫固山額真，他們既是軍事將領，又是行政長官。
 努爾哈赤則是八旗的家長和最高
 統帥，各旗旗主都由其子侄擔任。八旗制度初創
 時，是軍政合一，兵農合一，八旗成員出則爲兵，入
 則爲民，無事耕獵，有事徵調。但後來職能轉變，以軍
 事爲主。八旗軍遂成爲清朝的軍事主
 力。

滿州八旗旗幟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

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